

自然作為港式情懷的一種信仰《無聲吶喊—沙灘上的勇氣媽媽與她的孩子們》

表演藝術評論台

25.06.2016

撰文：劉宛頤

「我的心又似小木船，遠景不見，但仍向著前」——《似水流年》歌詞
浪人劇場為紀念布萊希特逝世六十周年，於迪化街北段的稻舍搬演德國巨擘的代表作《勇氣媽媽》。劇本背景設定在三十年戰爭間，有意無意地透露出一種反戰及反宗教的思想，那麼作為人類的我們，如果連神都不能信了，還能將希望寄託何處？

熟知布萊希特的觀眾肯定對「歷史化」(historification) 這個概念並不陌生，在狹小的老穀倉裡，耳邊響起 80 年代的香港懷舊歌曲，演員時而說著聽不懂的廣東話，對於台灣觀眾而言，無疑是種另類的「陌生化」效果，然而，撕開粵式風情的包裝紙後，演出潛藏的是一股返璞歸真的嚮往。

導演譚孔文於演後座談分享在閱讀四個譯本後，他抓住了一個幾乎被忽略的橋段，也就是第三幕裡，勇氣媽媽的小兒子要把錢箱藏進田鼠洞前，明明事出緊急，小兒子卻還注意到當時天氣的變化，這段描寫讓他印象相當深刻。因此我們看到伴隨著鄧麗君柔媚歌聲的一幕，《小城故事》旋律奏起，演員們插起了秧，在戰火紛亂中，那一刻顯得異常突兀卻又令人感到靜謐心安。

演出中，我望向四周一串串由貝殼製成的珠簾，中間區隔出的表演區混雜著演員們的激情，牆上貼著數則標語，其中一則寫道：「人們想：由上帝擺佈吧，倒不如順其自然。」而演出的最後，逐一死去的三個小孩一齊躺在沙灘上，將身體還諸天地，這就是最真切的順其自然吧！我突然想起香港作家董啟章一部描寫自然史的小說《物種源始·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》，書中有個以極端行動了結自己性命，藉此對社會提出控訴的角色——阿角，那是種帶有安那其式理想，渴望投身自然懷抱的決絕，因此死亡在這裡並非憐憫，而是激起我們重新看待自然與人關係的一種方法。

整個演出從啞女的視角出發，懷抱嬰孩的小女兒是天真無邪的，貝殼串成的簾幕對勇氣媽媽來說是貴重的錢財，卻也是對海灘的聯想。簡單的板凳散落在地，有時也轉換成受傷的士兵、招財貓化身為妓女，而烏克蘭麗麗則變成了菸斗，隨伺在旁的音樂則恰如其分地點出人物的情感狀態，正如導演所說，他用感情 (Sentimental) 來形塑此部經典，無疑地，這是一個多愁善感的演出。
這個時代讀布萊希特，不能單在意識形態上大做文章，也不需要刻意使用「間離

效果」(verfremdungseffekt)，現代觀眾自然就會反思劇本中所影射的社會意涵，重要的是重新審視整個人類文明與自然的關係。浪人劇場即將在十月關渡藝術節上演的《心林》(Nature)，改編自董啟章的《安卓珍尼》，或許在探討文明與野蠻的命題上會有更深一層的想像。

原文上載於：<https://pareviews.ncafroc.org.tw/?p=20630>